

趙樹理憶念錄

李士德



長春出版社

赵树理忆念录

李士德

长春出版社

赵树理忆念录

李士德

责任编辑：陈凤和

封面设计：马显龙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1990年11月第1版

印 张：10.0625 插 页：4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217 000

印 数：1—1500册

ISBN 7—80573—357—0/Z·23

定 价：4.80 元

序

孙 中 田

新秋的傍晚李士德学友来访。他把厚厚的一叠书稿放在茶几上，微笑着嘱我在即将面世的《赵树理忆念录》前面，写上点什么文字，盛情所感，只好承诺下来。

对于书籍的自序或他序，在我开卷的时节，倒也有所注意。一般说来，一篇好的序言，会在整体性的审视间，现出全书的魂魄。或者讲得娓娓动听；或者以理明人，莫不以点睛之笔，要言不烦地激活了读者通览全书的欲望。然而，我则不善此道。一则，自我浑浑，自然难能引人昭昭；二则，若干年来，虽然也讲文说史，但对赵树理的文学业绩，却乏于认真的研读。也许正是如此，《赵树理忆念录》，则给我以补足和启示。

不过，李士德同志对赵树理研究的用心，我是大体知道的。他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出版后，我曾先睹为快；不久他参加编辑的《赵树理全集》（一），又送到桌上。这期间，不仅常有研究的论文发表；而且又不辞劳顿之苦，走访赵树理的亲人好友。从点点滴滴的文献和第一手资料入手，理解作家全人。这部《忆念录》，正是赵树理许多鲜活的史实行迹的汇录，其中有的是鲜为人知的。由于忆念者都系亲人好友，因此，言谈间不但凝结着深厚情丝，同时

更以翔实感人的事实，动人肺腑。而新编的年谱，则在史的系列中，给人以妥贴的真知。

近几年来，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赵树理可以说是一个热点。毋庸说，褒举者有之，贬抑者有之，一时之间，众说纷纭。这些情况，就学术上的见仁见智，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离开了历史的美学的准则，则会各行其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宏阔的观念，而缺乏坚实的基础。实际上，真知，是卓识之母，离开了翔实的史实的土壤，宏阔的视野，也会流于空疏。记得苏联的依·波·巴甫洛夫院士就认为：“事实对于学者就是空气，没有它，你就永远腾飞不起来”。一个研究者，为史实所囿，不去寻索其中固有的文理，自然“腾飞”不起来；但是，离开事实，“高瞻宏论”，也难能使人信服。就此说来，《赵树理忆念录》的出版，会无声的给予我们的研究，以物质的力量，同时，记录者活脱的文字，更加使得我们乐于接受，这也是值得提及的。

现在，文稿集成，编者嘱我为文，略陈所见所感，是为之序。

1990. 8. 28

目 录

序.....	孙中田 (1)
不思量，自难忘	
——吴连中忆赵树理.....	(1)
夜深灯下叙旧事	
——赵玉琴忆赵树理.....	(6)
龙门一夕谈	
——赵广源忆赵树理.....	(12)
寄旅难表寸草心	
——赵广建忆赵树理.....	(19)
斗室之内念严父	
——赵二湖忆赵树理.....	(23)
老屋新话赤子情	
——赵三湖忆赵树理.....	(27)
吕培信老汉采访录.....	(32)
故居话童年	
——李育秀老汉忆赵树理.....	(33)
秋高气爽说“楹小”	
——张孝骞同志采访录.....	(40)

为追求真理而奋斗

- 史纪言同志忆赵树理…………… (44)

北洮叙旧

- 吴世俭等同志采访录…………… (48)

一兵一役的关系

- 亚马同志忆赵树理…………… (52)

王兴让同志采访录…………… (55)

魏克明同志采访录…………… (57)

暮色苍茫念手足

- 杨献珍同志忆赵树理…………… (59)

盛话故人品清茶

- 何微同志忆赵树理…………… (69)

左漠野同志采访录…………… (73)

韩冰野（林火）同志采访录…………… (74)

具有工农本色的作家

- 杨俊同志忆赵树理…………… (79)

辗转病榻话故交

- 章容同志忆赵树理…………… (85)

孟奚同志采访录…………… (91)

史洪同志采访录…………… (94)

史育才同志采访录…………… (96)

一生都在为创作工农兵文艺而奋斗

——苗培时同志忆赵树理……………(98)

从不敷衍塞责，草率从事

——程联考同志忆赵树理……………(101)

太行山麓忆华年

——孟祥英同志采访录……………(105)

用写小说来为人民服务

——王中青同志忆赵树理……………(112)

老赵那群众路线走得好

——靳才垣同志忆赵树理……………(118)

一个很有胆识的作家

——陈荒煤同志忆赵树理……………(121)

康濯同志采访录……………(123)

不知你们敢叫不敢叫

——王亚平同志忆赵树理……………(127)

叫人怎不肝胆俱裂，老泪纵横

——沈彭年同志忆赵树理……………(131)

生活中的“三里湾”

——平顺县西沟公社川底村民采访录……………(134)

尉迟人是不会忘记赵树理的

——赵国德老汉采访录……………(139)

陶钝同志采访录……………(141)

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栗守田同志忆赵树理……………(142)

木楼夜语忆宗师

——田文高同志忆赵树理……………(148)

决不随风倒

——李近义同志忆赵树理……………(152)

王海宇采访录……………(155)

弟子回首下乡时

——田安法同志忆赵树理……………(159)

寄希望于后辈

——王毓秀忆赵树理……………(166)

群众是想念老赵的

——贾致顺同志忆赵树理……………(170)

附 录

新编赵树理年表……………(172)

后 记……………(312)

不 思 量，自 难 忘

——关连中忆赵树理

记得我第1次见到赵树理的夫人关连中，那还是1979年5月27日的事。当时，她与赵三湖（她的小儿子）及其全家尚住在沁水县尉迟故居。听说我是远道的来访者，马上张罗做饭招待我。她穿着青裤子、灰上衣，一尘不染，齐颈花白的短发，1张微黑的笑脸。小个子，后放的脚，走路倒挺利索。一个四五岁的胖孙子，1个六七岁的乖孙女，不时地缠绕着她，她嘴里用话哄着孩子，手脚不停地锅上锅下忙乎，不一会儿，拉面炒鸡蛋便热气腾腾地摆在紫漆的老式八仙桌上，催我用饭。看得出她是一位很干练的家庭主妇。

下午，我与她唠起了家常。她爽朗地自我介绍说：

我属牛的，今年67岁，腊月19日（公历1941年1月14日）生人。本姓魏，家住道南村，父母生了我们兄妹7人，家穷养不活我们，在我四五岁时父母就把我给了武安村财主关永洪做养女兼使女，本地称“蛮女”。对亲生父母的情况，养父母不让我知道。后来听说，我的姐妹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姐姐结婚后留下个孩子，现在太原西山煤矿工作。据说母亲在2月初2润城庙会要饭时抓人家的东西吃，被活活打死了。……

提起赵树理，她心情更加沉重，泪光点点，望着柜子上

面赵树理骨灰盒上的照片，沉默许久，才叹一口气说：“人一辈子也太不经混了，转眼间，老赵去世已经10年头了……”看着她那念念自语的神态，立刻使我想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千古绝唱，可以想见，此情此景她的内心隐痛，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

我怕她过分伤心，便半开玩笑地问道：“你是什么时候与老赵结婚的？心里情愿吗？”她苦笑道：那都是老人包办的，面都没见过，还说什么情愿不情愿？老赵的前妻姓马，阳城县牛家岭人，与老赵同岁，婚后没有几年她就病故了，丢下1个男孩，就是太湖（赵广源）。老赵和我哥哥关建中（关永洪的养子）是高小同学，在我19岁那年冬月16日（公历1931年12月24日），因为父兄同意，便续弦到赵家，也是明媒正娶。我坐八抬大红花轿，头戴凤冠，身穿霞披、大裙、兰带，由本村八音会吹吹打打，在门外下轿，用椅子抬到西屋洞房与老赵拜堂成婚，他当年26岁。3天后他回岳父家认亲，9天我坐兰轿回门。

结婚时，老赵正在本县洞庵小学教书，婚后没有几天他又上班，寒假回家，开学又到别处工作去了。

老赵那时心不在家里，一有机会就往外跑。我23岁生广建，生后40天老赵就走了，抗战开始，他从长治送太湖回家，待两、三天又走，再回家广建已经9岁了。

老赵不在家，我除了带孩子，就干纺线、织布、做衣裳、烧饭等家务活，有时也到地里摘摘南瓜、割割谷麦。

公公赵和清编一手好簸箕，种十三四亩地，两个女婿帮忙，活路不重，老汉常常一边看书，一边干活。他还会算命占卦，看阴阳。掌罗、养蜂也内行，又会瞧红伤，拉丝弦。

1943年阴历9月30日（公历10月28日），被扫荡的日军杀害。

婆婆信佛吃素，性情温和，记性好，口算快。但身子软弱，公公遇难，她身体就更糟了，整天病病怏怏，也干不了什么，孩子们又小，老赵渺无音信，我一个人苦撑这个家，生活实在艰难。幸亏这一年民主政府及时调赵广源参加工作，困难才减少一些。

光复前后，老赵回家，先把赵广建带到晋城东沟上学。我是1946年秋后才随老赵出去，先后在冶陶、赵庄、沙河、平顺、石家庄等地住过。在赵庄住的时间较长，战争年代，做军鞋支援前方。1947年6月12日（农历4月24日）生了赵二湖，每月我带着孩子还能做4双军鞋。

1949年农历正月，平顺受轰炸，老赵把我和二湖送回老家，广建仍留在他身边读书。1951年9月，老赵又打发人把我们全家（除长子赵广源夫妇）接进北京。先住霞公府，后搬中南海的西罗旋胡同，再搬石碑胡同。不久，在哈德门外香炉营买了一座房子，又换到煤渣胡同马家庙2号。老赵总下乡，我们单独住一个院有些害怕，又搬到和平里住楼。因为老赵冬天怕冷，住楼不习惯，又搬到大佛寺西街37号。1965年初，迁太原市南华门16号。文化大革命中老赵被迫害致死，不久，我和三湖也被撵回尉迟老家。几十年来东搬西挪，老赵更是今几个下乡，明几个调动，没有个安定的时候。想起来，真叫人心疾。

我第2次见到关连中，是在1981年8月30日，正值仲秋节前夕。其时，政策落实，她已搬回太原南华门东4条2号赵二湖家中居住。时光虽又过去了两年，她的身体和精神好

象比先前好了许多。

这次谈话从老赵的为人谈起。她说老赵就是太实惠，太死心眼，信奉什么，一条道跑到黑。他想把家乡尉迟建设好，就把女儿广建也打发到家乡工作。尉迟的苹果、梨树、山楂，都是他从外地弄来的，连大队的缝纫机和钟表都是他从北京买回来的。他写《三里湾》在宾馆住20多天，食宿费全部自己掏。出差坐卧铺、乘飞机，甚至连吃药也都自己花钱。平时每月交10元党费，出书交的就更多了。家里什么家具也不买，也不让孩子乱花钱，但接济别人倒很大方。王春是他的好友，1951年末死后，他每年给王春遗属300元。平时在街上碰到一块大石头也要搬开，遇上个小孩流鼻涕，也要跑过去给擦擦，有时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老赵一辈子好乐。天大的事也不发愁，听到锣鼓响，浑身都动弹。文化大革命，几乎天天斗他。白天斗完了，晚上回家还讲故事，变戏法，用饭碗敲打一阵子，唱一通上党梆子，整天老是唱唱咧咧，不知哪里来的那股精神头儿。

后来他的肋条被打折了，髌骨被摔坏了，又被关进法院那个楼不让回家，因为行动不能自理，三湖每天去护理他。即使病成那样，据说有时还强打精神喊两句上党梆子。

就是这样一个大“活”人，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折腾死了。1970年9月中旬，老赵都病得不行了，还不停地批斗检查，不给看病，9月22日半夜，军管组的人忽然敲门出车把我拉到省委对门的医院，我看见躺在急救室病床上的老赵已经是出气多，吸气少，不省人事了。23日早晨2点45分，他就咽气了。老赵属马的，农历8月初7生，终年才64周岁。

老赵去世后，军管组的人不让穿衣服，要马上火化。我坚持给老赵穿好衣服，等儿女来齐了再火葬。28日，外地的3个孩子都回来了，29日火葬。老赵没戴帽子，大娃拿来1顶帽子给他戴上，才火化的。骨灰盒由自家人抱回来了。

老赵一生没有积蓄，临终前有1个1千元的存款折，还支出2百元买了1台自行车。余下8百，我与三湖在太原生活不到半年就花光了。太原没有谋生的路，又赶我们下乡，1971年春天，我只好携三湖回尉迟老家自谋生路了。

话到此处，她已声音哽咽，老泪纵横了。好在时至中午，二湖回家，我和二湖也不是初次见面，熟人熟面，谈笑风生，自然冲淡了刚才的感伤气氛。加上她抽身忙乎饭菜，不一会儿二湖的爱人阿兰也回来了，这更是一位活跃洒脱的青年，合家用饭，熟客聚餐，情绪欢畅，气氛融洽，那是不必细说的。直至下午两点，我才蹒跚地走出赵家院门，漫步于古城并州的街头。

夜深灯下叙旧事

——赵玉琴忆赵树理

赵树理有1姊3妹，多已去世，只有2妹妹赵玉琴依然健在。1979年春天，我曾在阳城她闺女家中见过她一面。长瓜脸，中上等身材，腿脚硬朗，谈吐爽快。看得出她是一位泼辣、响快的农村妇女，虽已63岁，仍不减当年的本色。1981年9月13日，我二进尉迟村采访时，得知她在本村其长子王兴家家寄居，并听说明天她就要去长治老儿子王海宇家，因为有事要问和想探望她，我只好连夜登门了。

谈话是从村名开始的。她说：相传尉迟村原称“吕窑”。后来唐朝大将尉迟恭（字敬德）杀了人，到这里避难，打个地窖子在那里编簸箕，从此传下了手艺，全村人几乎都会编簸箕。村名也因此改为“尉迟”。过去编簸箕的人要入“敬德会”，每年农历10月15日烧香庆祝，入会的人要宣誓不外传技术，拉来1口猪杀祭之后，在会者每人分1份相等的肉。祭典在尉迟大庙举行。庙里原有尉迟、关公的神像，解放后砸烂了。据说，原来尉迟神像在正殿，每逢晚间总有兵器响声，尉迟村里的人总好与邻村人打架、生事。于是，将尉迟神像挪到偏殿里，以求平安无事。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

我们赵家祖居沁河东岸武安村。长支现在还在那里。我

们属于2支，大约在四、五百年前迁居尉迟。后来据说出了武举人，发迹致富，才相继盖起了棋盘4院：东院、西院、南院和当铺院。父亲说，我们的故居叫西院，是清朝乾隆年间修的。

我爷爷叫赵中正，小名东方。年轻时在河南商号当过伙计，做过生意。曾连续娶过几房妻子，都因母亲虐待，而相继夭亡。中年回乡娶了一位瞎眼寡妇，比他还年长1岁，但感情和睦，生了父亲1个独生子，相互照料，白头偕老，都活到80多岁。他们都是“三教圣道会”（又称“三华堂”）的信徒，拜佛吃素，对子孙管教挺严。

父亲赵和清，属猴的，农历6月14日生，小名“双全”，活着90大多了。他识文断字，会看外科，牲口病了也能看。他精于编制柳器，会摇八卦、看阴阳，养蜂、种地、拉弦，样样在行。他多才多艺，满身本事，可是，却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上。1943年秋天，他看过“百中经”，说他的马倒了，必有灾祸。我娘说：那你就躲一躲吧！他去岩家庄我2姐家躲了几天，听说附近的张沟有日本鬼子，连夜回家。又说明天有难，还得躲躲，准备到小城（润城）去，要我娘3点做饭，他4点启程。农历9月30日天刚亮，他正要出发，忽然想起吃同村1位外号叫“花牛”的人的红薯没有付钱，便端1罐蜂蜜送去，返回时碰上扫荡的日军，被捉走用刺刀扎死在望川。第2天尸体被抬回来埋到后盔，后来与母亲并骨了。

母亲王金莲，属鸡的，比父亲小1岁，农历7月19日生。她是本县张山村上凹庄人。外公是卖窑货的，碗、盘、缸、盆他都卖。全家人都信“清茶教”，3辈子不吃肉，我

娘也信佛吃素，嫁到赵家，还入了“三华堂”。她身体不好，性情温和，虽然不识字，但《三国》、《水浒》全能讲下来。解放后进京到哥哥那里住过一段，1952年因生活不习惯，返回老家。我也全家迁回尉迟伺候她。最后4年她全身瘫痪，1962年春节前（农历腊月16日）去世。

大姐小名叫赵小好。属兔的。农历3月初7生。她9岁那年腊月与嘉峰村的郭存兴订婚，17岁结婚，24岁那年农历8月17日病故，留下1个男孩。

二姐赵树义，是解放后哥哥给她起的名，小名叫“玉华”。属猪的。农历2月16日生。她也是9岁那年腊月订婚。婆家在阳城县岩家庄，女婿叫冯如健。邻居都替她惋惜道：挺精灵个小闺女，怎么找那样个女婿，穷的用酸枣树枝堵街门，还满头秃疮，一脸麻子。可有什么法呢？年关逼债，父母急着用彩礼钱抵债，就顾不得那些了。她17岁成婚，1970年9月25日脑溢血故去。

妹妹小名“赵小往”。属猴的。农历腊月初7生。小时候生天花，脸上落几个麻子，9岁那年腊月与本县秦庄的李兴友订婚，收彩礼40块银元。她14岁结婚，24岁那年农历5月23日因难产而死。

我。属蛇的。农历7月13日生。解放后上速成识字班哥哥给我起名“赵玉琴”，小名叫“翠华”。我因为从小没有认真缠足，订婚较晚。16岁那年3月，家里典出去的房子快到期了，过期不赎，房权就归人家了。为了凑足1百元赎金，父母忙着给我找婆家。沁水有个吴老八，愿出2百元现洋娶我做小婆。一天上午媒婆领他来相亲。下午下地，父亲对我说：“前晌来相亲那老汉，虽然48岁，但家里有钱，到